

HELMA - A NICE GERMAN LADY

德國好人

HELMA - A NICE GERMAN LADY

苏惠民 龚荷花 / 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德国好人

苏惠民 龚荷花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国好人 / 苏惠民, 龚荷花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11

ISBN 7-5012-2984-8

I. 德... II. ①苏...②龚... III. 商业企业—企业管理—经验—德国 IV.F73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0026 号

书 名

德国好人

Deguo Haoren

责任编辑

吴 捷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马莉娜

封面设计

刘 凌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萨隆文化交流中心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印张

880 × 1230 毫米 1/32 9 $\frac{3}{4}$ 印张 25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6 年 1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人的挚友

- 第一节 作古后荣获中国政府最高奖 /1
- 第二节 赫尔玛·阿·赛德尔素描 /3
- 第三节 催人泪下的远方来信 /6
- 第四节 寄厚望于中国 /9
- 第五节 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先行者 /17
- 第六节 赫尔玛的“穷人银行” /21
- 第七节 中国儿童的德国奶奶 /26
- 第八节 中国知识分子至诚的朋友 /32

第二章 赫尔玛看人生社会

- 第一节 她理想中的社会 /40
- 第二节 她的生老病死观 /43
- 第三节 慷慨与节俭的化身 /48
- 第四节 对宗教的看法 /52
- 第五节 揭穿骗术的勇士 /61
- 第六节 赫尔玛的呐喊 /64

- 第七节 她看社会问题 /70
- 第八节 逆向思维发现中国 /80

第三章 祖母——赫尔玛的人生“路标”

- 第一节 乡下来的“打工妹” /91
- 第二节 诚信是赛家的传家宝 /97
- 第三节 克市商界的一颗新星 /101
- 第四节 不卑不亢度人生 /106
- 第五节 成功的秘诀 /113
- 第六节 国家统一的经济效应 /116

第四章 乱世的守业人

- 第一节 商业奇才的成长 /125
- 第二节 战争狂澜骤起 /130
- 第三节 战争是潘多拉盒子 /135
- 第四节 一见钟情的婚姻 /140
- 第五节 德国人也信…… /144
- 第六节 同甘共苦渡难关 /148
- 第七节 赛家遇险呈祥 /153
- 第八节 从炼狱到地狱 /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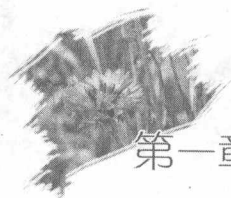
第五章 德国人民在劫难逃

- 第一节 走向战争深渊 /166
- 第二节 不屈不挠的反抗 /170
- 第三节 人人自危 /174
- 第四节 被罚农场改造 /179
- 第五节 亲历大逃亡 /184
- 第六节 家业化灰烬 /187
- 第七节 精神空虚和物质匮乏 /190
- 第八节 又是一场浩劫 /194

第六章 从绝境中奋起

- 第一节 从“地狱”到“天堂” /199
- 第二节 一切从零开始 /206
- 第三节 信誉是立业之本 /209
- 第四节 货币改革的“阵痛” /215
- 第五节 赫尔玛——一代日耳曼女性的美好化身 /222
- 第六节 天时人谋重整家业 /227
- 第七节 用好财富是一种社会责任 /232
- 第八节 探索“铁幕”后的结论 /236

- 主人公对我们说…… /241
- 永远的怀念 /257
- 后记：德国人 /281



第一章 中国人的挚友

说好话易，做好事难。

——乌干达谚语

中国在亚洲，德国在欧洲，两国远隔万水千山，相距十万八千里。两国人民不同种，不同文，他们之间的友谊才更纯真，更宝贵。我们在德国断断续续生活、工作了二十来年，结识了许多德国友人，其中一位成了我们的好朋友，她的故事让我们和许多中国人难以忘怀。她的名字叫赫尔玛·阿蒂娜·赛德尔。

第一节 作古后荣获中国政府 最高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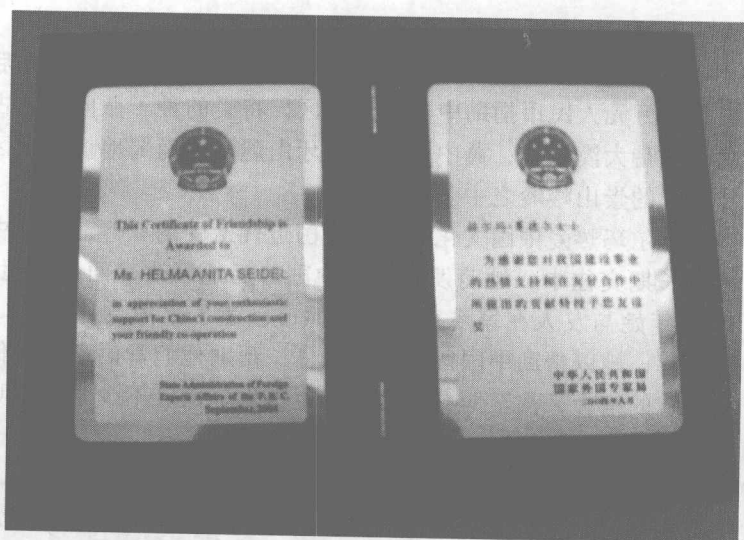
2004年国庆前夕，我们意外地得知已经仙逝一年多的赫尔玛荣获了“友谊奖”。按她对中国的贡献，受之无愧。“友谊奖”是中国政府授予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的国家级最高奖项。每年一度，由国家外国专家局负责



“友谊奖”

组织评选，用以感谢和表彰外国专家在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技术、教育、文化等建设事业以及人才培养中所做出的突出成绩和奉献精神。该奖前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为感谢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在华专家专门设立的“感谢状”。每逢国庆佳节，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都要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在我国建设中有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颁发“感谢状”，并邀请他们出席盛大的国庆招待会。后来人事两非，这一工作中断了。直到1991年，中国政府决定恢复这一好传统，还决定把“感谢状”升格为“友谊奖”。从1991年至2004年共有来自全世界55个国家的800位专家荣获这个大奖。不幸赫尔玛已经去世了，否则，她一定会在2004年国庆节时站到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但根据申报文件规定，荣获“友谊奖”的外国专家“一般应是省、部级奖的获得者”。按照我们的理解，申报单位应该具有省、部级的地位；被提名者“一般”应获得过省、部的同类奖。可是，赫尔玛从来不曾获得过省、部级奖。那她又是如何荣获此项大奖的？

不管怎么说，她的获奖不仅说明为她申报大奖的单位没有忘记她的功德，不顾繁琐的手续和严格的审查，为她争取了这项荣



“友谊奖”荣誉证书

誉；同时也说明赫尔玛的事迹并非一般，否则不可能在她去世一年后追授她如此殊荣。

赫尔玛是何许人也？能获中国政府颁发的最高奖，她的事迹是什么？下面就告诉大家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故事，其中的一切事情都是千真万确的，所有人物个个真名实姓，有中国慈善总会两任会长、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中国对外友协会长、多位中国驻外大使、名教授、市长、乡村教师、干部和扶贫、治沙人员，他们都或多或少地知道这个故事，都可以作证。

第二节 赫尔玛·阿·赛德尔素描

赫尔玛·阿·赛德尔 1920 年 5 月 29 日出生在德国克雷菲尔德市一富商家庭。她祖母一生创业，到她父亲时，家业处于全盛时期。不幸，二战末期鳞比栉比的赛氏商厦毁于战火。她是家中长女，又长于商业，长期协助父亲管理赛氏商业集团。祖母和父亲是她的人生灯塔，他们乐善好施的高尚品德和严于律己、宽于待

人的秉性，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的一生。

步入花甲之年的她，倾心于德中友好事业，十多年里先后拿出数百万元人民币捐助中国贫困地区，将爱的种子撒向内蒙古的乌兰布赫大漠深处、冀中平原的狼牙山麓、西南蜀地仪陇山区和豫西北的崇山峻岭之中。

赫尔玛热爱中国文化，同情中国近代遭受的屈辱。在与中国人的长期交往中，她萌发了帮助中国落后地区改变面貌的想法。1985年她与友人在家乡克雷菲尔德市创建了德中友协分会。从那时起，她以帮助中国留学生为己任，帮助他们学语言，为他们找便宜的宿舍，甚至向有困难的学生提供资助。不少学生亲昵地称她为“德国妈妈”。

1986年末，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我们与赫尔玛相识。她说，“中国改革刚起步，需要各方鼎力支持。我想用自己的钱帮助中国建孤儿村”。此后不久，她即亲赴国际孤儿村协会总部办理此事。由于捐款必须通过总部向接受方发放，而且接受方还需向总部申请，她担心这一程序会影响中国如数得到她的捐款，只得作罢。

不久她又来到中国使馆，对我们说了她的新打算：捐资帮助中国改造沙漠，既能改善生态环境，又能提高粮食产量。我们被她对中国执著的情意深深地打动了。经过慎重调查，我们选定长期致力于乌兰布赫沙漠改造工作的中国林科院内蒙古磴口县沙漠林业实验中心为合作对象。她亲自到乌兰布赫沙漠实地考察。当她看到当地人治沙的实干精神和在荒漠上创造出的奇迹后，当即决定拿出120万元人民币，帮助实验中心再建一个200公顷的治沙农场。农场建成后，赫尔玛多次长途跋涉，到农场看望新移民。有一年，在中国人的春节来临前，她从德国打电话给我们，让我们买些糖果等送给农场的孩子们，让他们能更多地享受节日的快乐。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她就几次对我们说：“中国人口多，耕地少，解决吃饭问题需要进口粮食。如果有朝一日有人要

讹诈中国，只要卡住粮食供应，中国就会透不过气来。”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她看到了中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在扩大。认为长此下去会引起社会矛盾，影响中国的安定局面。这是她下决心捐资改造沙漠的另一原因。

正当赫尔玛全身心地致力于沙漠改造时，不幸降临到她的头上。2000年6月，她被确诊患了癌症。医生要她立即住院，采取换血的办法，或许可以治好她的病。她却说：“花那么多钱保我这把老骨头，不如把钱省下来帮助中国贫困地区的人们。”她请医生设法为她延长半年时间，以便再去一趟中国，把刚刚启动的治沙项目交待清楚。

当人们劝她要爱惜身体时，她说：“要抓紧呀，我的时间不多了。”两年多时间里，她不断与德中友好组织及各方人士商谈帮助中国的事宜。为了能拿出更多的钱帮助中国，她先后卖掉了自己的别墅和公寓，自己则搬到一间斗室中居住。她平时不爱看电视，只看关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报道的节目。当她从报纸上看到一篇在孟加拉国卓有成效地实施小额贷款的报道时，连夜给我们打电话，要我们设法在中国效仿。经多方联系，我们建议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贫困问题研究所和中国民间组织促进会在贫困地区实施小额扶贫贷款。有了眉目后，赫尔玛不顾医生劝阻，亲自来北京签合同，向这两个机构分别提供60万元和75万元人民币，请他们到河北狼牙山区和四川仪陇县扶贫。

2001年年底，赫尔玛答应出资在河南省孟津县山区建一所希望小学。12月的北方天寒地冻，我们担心她的身体受不了，提出等春暖花开时再办。她责备我们办事抓得不紧，我们只得冒雪陪她去河南。看到孩子们在冰冷透风的破房子里上课，她落泪了。当即决定捐资25万元人民币。开学那天，她又专程赶去参加开学典礼。

2002年底，赫尔玛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仍坚持到中国内蒙古沙林实验中心考察。这是她最后一次来华。在此期间她又签下合同，答应五年内拿出6万元人民币帮助浙江省上虞市贫困山

区的孩子，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和建立学校图书室。

她对中国贫困人群如此慷慨大方，自己生活却十分俭朴。她在医院被确诊患癌症后，仍坚持乘公交车回家。我们在德国时，经常陪她到店里买食品。有一次，她拿起一块标价5马克的法国奶酪，看了看又放下了。我们知道她爱吃那种奶酪，就劝她买一块。她说太贵了，没买。一位碧眼金发的德国有产者，放弃了安逸的晚年生活，以帮助中国为己任，尽其所能，倾其所有。这就是我们眼中的赫尔玛·阿·赛德尔。

第三节 催人泪下的远方来信

2000年6月10日早晨6点多钟，我家书房的传真机响了起来。我们知道，这是赫尔玛从德国发传真来了，她总是这个时候与我们联系。她告诉我们，中国的夏季早晨6点钟正好是德国时间夜里12点，这时候发传真或打国际长途都便宜些。为了省钱，她每一次都要等到夜里12点过后才和我们联系。

我们想，她可能是要通知我们来北京的具体日期，因为2月初她离开北京时说好6月份还要来。当拿起传真时我们惊呆了，她得了“不治之症”！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苍天不公，怎么能让这位菩萨心肠的好人得这种绝症？！再看下去，我们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眼泪好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落了下来。她写道：“你们知道，几个月来我身体一直不好。前几天，我到医院查了一下，医生说我患了癌症，而且是晚期。后经另一位教授复诊，今天我拿到了最终诊断书，医生要我立即住院治疗。我告诉医生，我在中国的事^①尚未办妥，我需要再去一趟中国。我恳请两位教授给我半年时间，待我安排好在中国刚刚启动的改造沙漠工作，我就可以瞑目了。我终于说服了两位医学教授，他们保证我半年之内身体不会出问题，条件是我按时服药、打针。我决定年

^① 指她1998年10月捐资120万元人民币在内蒙古乌兰布赫大沙漠的治沙工程。

内再去一次内蒙”。我们读不下去了，两手颤抖，泪流满面……

稍稍镇定之后，我们再次拿起传真，赫尔玛在传真中写道：“据医生告，像我这把年纪，这类病不会很快恶化，如果每半年换一次血，不会危及生命。当然，换血是很昂贵的，要花很多钱。虽说我有足够的钱换血，但我思来想去，费那么多钱保我这把老骨头，还不如把钱省下来帮助中国穷人，这样更值得。”

赫尔玛告诉主治大夫格里普斯教授，她想将毕生积蓄用于中国的扶贫，得到了格里普斯教授的支持。最后她写道：“现在我决定抓紧这半年时间，再来一趟中国，把该办的事办好。我希望你们先来一趟德国，商量一下我立遗嘱的事。”

我们曾把赫尔玛这份德文传真呈送给时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杨成绪同志看，一来是为了证明我们不是在“新编”《天方夜谭》，在“等价交换”盛行的今天，还会有赫尔玛这样如此高尚的人。二来因为杨成绪同志懂德文，又长期在德国和奥地利从事外交工作，对赫尔玛自己的打算我们也想听听他这位领导的意见。杨成绪同志看后甚为感动，他叮嘱我们千万别让贪官们把这位老人的钱骗了。

就在这一年9月初，老人拖着病弱的身躯再一次来到北京。当我们看到她坐在轮椅上被推出海关时，心中有一种难言的疼痛。

我们急忙上前迎接她，三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她老了许多，皱纹深陷，脸色苍白，头发稀疏而显得干燥。加之长途飞行的劳累，全然是一副暮年神态，与年初相比，判若两人。但令我们欣慰而又惊奇的是，她仍然保持着那烈火般的性格，一上车就问什么时候去内蒙古沙漠林业实验中心。我们劝她先休息一两天，倒一倒时差。她却说：“我的时间不多了，要抓紧时间，在我闭眼之前安排好我在我国开始的扶贫事业。”

赫尔玛常说：“财产意味着责任，拥有财产的人应该尽一份社会责任。”正是出于这种高尚的信念，她将自己的善举视为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且她的善举在内蒙古乌兰布赫大沙漠上已传为

佳话，广为人知。

有一次，我们陪她深入到流沙肆虐的大荒漠上，当我们走近被流沙掩埋了一半的小屋时，屋外一只小灰狗有气无力地叫了几声，也许是大漠深处人迹罕至，它对陌生人的到来似乎不过分敌意。这时屋里走出一位 50 开外的农妇，她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当我们向她介绍说，这位碧眼老人是来帮助我们改造沙漠时，她一边吆喝儿子拿西瓜来，一边说：“我早听说有一位外国老太太大老远地到这边来帮我们治沙，今天能亲眼见到，真是没想到。”

她拉着赫尔玛的手，再次恳请我们进屋坐一会儿。当我们告诉她，我们还要在天黑前赶回县城时，她无奈地喃喃说：“好人呀，真有好人！”

2000 年 9 月初，我们去内蒙，从住进招待所的第二天，就有一位老太太每天早饭前后总在招待所边上转来转去，见到我们总是点头微笑，欲言又止。我们以为她在晨练，也未在意。就在我们准备回北京的那天早上，老太太早早地来到招待所门口，带着几分局促的口气问道：“我可以请你们到我家做客吗？我听说这位老大姐把自己的积蓄拿来帮助中国人改造沙漠，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她！几天来，我一直想请你们去我家吃顿饭，又怕你们不肯来，不好意思开口。”我们只好惋惜地告诉她，我们机票已经订好，现在就准备动身回北京，下次来，一定去她家坐坐。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太太遗憾不已，随即不断地责备自己前几天没有勇气提出来。

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朴素、真诚着实让人感动。

赫尔玛怎么会把她一生的爱独独奉献给了中国？用她的话来说，她之所以对中国情有独钟，“因为我是一个发疯的理想主义者”。每当她这样称呼自己时，我们都要纠正说，不能用“发疯”这个词，它的贬义味道太浓，应该用执著。这时她总是微笑着点点头，好像是说，她在世上终于找到了难觅的知音。

在近 20 年的友好交往中，这位彻底献身于理想的人，让我们产生了无限的敬意，她往往使我们联想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

前为社会主义理想奔走呼吁甚至献出家业的先驱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摩莱里、马布里和巴贝夫等历史伟人。不幸的是，社会主义理想在欧洲的实践一再受挫。在我们的交往中，赫尔玛常谈到还在冷战期间，她已经观察到欧洲社会主义体制中的诸多问题，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后来，她亲眼目睹了欧洲社会主义遭到史无前例的挫折，她为之痛心疾首。这时，她把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看为“拯救世界社会主义的良药”，是她的“最后希望”。

第四节 寄厚望于中国

我们第一次见到赫尔玛是1986年年末，那时我们刚刚调到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工作。在使馆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一位笑容可掬的老夫人步履轻盈地走进宴会大厅。她那花白的头发和额上的皱纹表明她经历过人间的许多风风雨雨。然而，她那坚毅的眼神和麻利的动作又证明她是一位意志坚强、精力充沛的人。

有人说，从一个人的衣着，能判断出他的教养、素质、品位甚至他的心地。这话没错。不过，一些更细微之处也能显出一个人的为人处世，比如他看人的眼神，交谈时的姿态，头抬得高与低，嘴角的小动作，以及说话的声调和手势搭配，都足以表现一个人是谦虚还是骄傲，是善良还是奸滑，是友好还是诡诈。说实话，从我们第一次见到赫尔玛，她就给我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她个儿不高，但透出一股大度之风。当时她身穿一套蓝底黑白图案的西服裙，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脚上一双棕黑色长靴，手提一个咖啡色坤包，显得朴素得体。她说起话来平和而风趣，但语气流露着刚毅和自信。在交谈中我们感到，她的自信来自于她那丰富的人生阅历、广博的历史知识和德国人固有的逻辑哲理，而不是借助某种地位。

作为大使馆的外交官，在这类大型招待会上，我们自然也是主人，所以我们便主动走上去和她打招呼，欢迎她到使馆做客，

同时自我介绍，说我们俩刚到德国工作不久。没想到，她却反宾为主，热情而又风趣地说：她不是使馆的“客人”，她是一个“编外中国人”。接着，她又以“编外中国人”的口气对我们到使馆工作表示热烈欢迎。经过这种交谈，我们之间的陌生感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们天南海北地聊起来，从人类的古代文明谈到古典哲学，从不同社会模式谈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交谈中，我们得知她是克雷菲尔德斯市德中友好协会的创建人之一，多年来一直关心着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她告诉我们除了兢兢业业的做生意外，她还对人类学、社会学感兴趣，对文学也有研究，自己还常常动手写一些东西，现在她手提包中就有一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诗。听她这话，我们试探地问，能不能让我们拜读一下。起初，她有些犹豫。后来在我们真诚地请求下，才转而爽快地从她的手提包中拿了出来。

诗的标题是：“我的希望”。诗文如下：

奇特的人们令我陌生，

你们犹如来自火星，

外表举止分不清李四张三，

彬彬有礼反使我们之间竖起栅栏。

你们眼见西方的狂癫痴蠢，

金玉之表难遮败絮之身。

没落的文化像瘟疫，

却要世界陪葬自己。

陌生的人们啊，

时代呼唤你们强盛，

高举哲人的新思想，

拯救我们这颗行星。

自重就是救自己，

莫被外来的病菌偷袭。

坚持走自己的路莫三心二意，

你们是世界希望所系。

Hoffnung.

Ihr seltsamen Wesen,
so fremd wie die Menschen vom Mars,
mich wundert die äußere Ähnlichkeit.
Euch schützt die wattierte Höflichkeit.

Ihr seht unsere Narrheit.
Wie verwesendes Fleisch schillert und stinkt
so verdirbt unsere Kultur;
und wir bringen die Pest über die ganze Welt,
die schöne, die herrliche Welt.

Ihr fremden Wesen, wer Ihr auch seid,
werdet stark! es ist an der Zeit
mit neuen Ideen im Sinne der Weisen
müßt "Ihr" die Erde erlösen.

Rettet, aber infiziert Euch nicht!
Bleibt Ihr selbst!
Ihr seid die letzte Hoffnung der Welt.

H. 1986.①

她解释说诗中的“哲人”是指邓小平，诗中的“新思想”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读了她的诗，我们深感汗颜，此前我们在德国已经有过十多年的外交官生涯，甚至自信熟悉德国事，了解德国人。然而，这件事却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对驻在国的了解有多么肤浅！更令我们汗颜的是，身为中国人，却没有真正意识到改革开放的中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他们对中国寄托的厚望。

我们谈得很投缘，临别时，她邀请我们到她家做客。

赫尔玛的家坐落在克雷菲尔德市富人区，在蒂尔加登大街50号，是一座典型的欧式别墅，棕色的砖墙，红色的屋顶，地上两层，地下一层。一进屋，给我们的印象是结构简洁，宽敞明亮。花园很大，但缺乏修剪。赫尔玛告诉我们，她离开商界后，整日忙于社会公益，无暇顾及自己的花园了。加之年事已高，体力不足，有些力不从心。我们还清楚地记得1986年她已是66岁

① 赫尔玛“我的希望”一诗中的手迹。